

毕飞宇：作家不能让自己变成“琥珀”

文/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熊安娜

日前，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毕飞宇参加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论坛活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话题从《欢迎来到人间》的创作过程，延伸至手机时代人们对难度阅读的“退让”、“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发展……

今年61岁的他，形容自己在这个春天获得了“新生”——“好像一个全新的小作家在我身体内部诞生了”。

不要对难度阅读退让

羊城晚报：听说您最初想给《欢迎来到人间》取名为《琥珀》，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毕飞宇：我一开始把这本书命名为《琥珀》，是基于对琥珀的一种认知。我每次看到琥珀，都有着强烈的窒息感。琥珀里鲜活的生命早已被固化，它是生命的最后一口呼吸。

《欢迎来到人间》的主人公是外科医生傅睿，他为病人做肾移植手术。傅睿曾挽救了罹患尿毒症的患者田菲，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后，田菲活下来了。但由于种种原因，她最终因肺部深度感染并发症而离世。当一个医生全力抢救完一个患者，而这个患者躺在床上时，他很可能就是一枚琥珀，只剩下最后一口呼吸。我在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去



描写呼吸。

羊城晚报：您希望通过书写“呼吸”，传递出对生命的关怀和感受？

毕飞宇：其实这部小说，我后来全部重写了。小说最后呈现为怎样的局面，我也不关心了。我关心的反而是我自己，作为一名写作者，花了很大的精力写这样的一部小说，生命、生活本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也彻底改变了。

我原本有着非常安静的内心，充满情感，同时又相对理性，逐渐变得疯狂起来了。因为在疫情三年经历的特殊生活，长期的压抑、封闭，内心变得非常奔腾，而手脚却不能动，这也是某种意义上上的“窒息”。所以在写《欢迎来到人间》的时候，我要把当时极为饱满的情绪状态，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程度的愤怒状态呈现出来。

羊城晚报：写一部区别于之前的小说，作为写作者，心态有没有什么不同？

毕飞宇：这个不再重要了。关键问题是一个作家在完成一部作品的过程中，完成了书中的人物。我完成了傅睿在特殊时段里所呈现出来的精神轨迹，我特别渴望所有读者都能看到这种精神轨迹，以及这种精神轨迹会给一个人带来什么。

我也很清楚，《欢迎来到人间》跟我不以往的作品比较起来，阅读难度变大了。因为它直接面对人物的内心，无论是表述方式还是语言方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读者有时候不要太在意作品的难度，有些作品天生就是好读的，有些作品天生就是难读一些的。

《欢迎来到人间》的阅读难度确实要大一些，但是和《喧哗与骚动》《尤利西斯》《百年孤独》比起来，在阅读的时候还是相对容易的。普遍伴随着手机阅读时代的来临，为了流量，对难度阅读进行了大幅度的退让和讨好。人们对阅读的“娇惯”带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阅读能力在下降。从普及阅读的层面上讲，手机让更多人进



毕飞宇 羊城晚报记者 张瑞柠 摄

入到阅读层面。但不可否认的是，普及面的扩散导致了阅读能力的下降。

羊城晚报：您如何看待人们对阅读的“娇惯”？

毕飞宇：年轻人不能害怕困难的阅读，如果我们一碰到有难度的阅读就往后退、放弃，这对个人未来的精神成长是不利的。一个精神健全的人，在他年轻时大多要经历一番难度阅读，我们的阅读能力也是在难度阅读的过程中成长和建立起来的。

广东有一位年轻的作家叫林棹，她写过一本《潮汐图》。我看《潮汐图》的时候极其困难，因为她放弃了普通话，她甚至放弃了普通话的思维，大量地使用了粤语方言。我一边看一边生气，但值得，因为看到一部好的作品，是需要付出的。

“文学奥运”仍需专业作家

羊城晚报：最近两年有“文科无用论”的说法，您是怎么看待的？

毕飞宇：“文科无用论”这句话无论是谁说的，说这句话的人都是鼠目寸光的。科技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别忘了，人的生命不是靠科技支撑起来的，人是靠“人”支撑起来的。当我们完全用科学主义的方法去面对人的时候，那不是对人的接近，而是对人的背叛，是对人的认识的严重异化。文科永远有用，只要你是人，一定会摆脱狭隘的科学主义，走向更加康健的、更加人文的生活。

羊城晚报：您如何看待“新大众文艺”蓬勃生长的现象？

毕飞宇：关于新大众文艺也好，关于文学的样式也好，越来越多不同身份的人去进行艺术创造，我对此是接纳的，并为这样的局面而欢呼。谁也不能垄断文艺，谁也不能垄断美。

任何普通人都可以进行艺术创作，但不能因为我们承认了这部分人，就一定要用二分法排除另一部分人。新大众文艺一方面在拓展写作群体，另一方面，专业人士依然在从事艺术

创造，文艺的天地变得宽广和丰富。素人作家对生活新鲜度、及时性的注意是我们缺乏的，这点值得我们去学习。但是我们的专业性，我们在作品中所能达到的完成度，也是素人作家很难达到的。

羊城晚报：从文学审美层面看，您如何评价“素人写作”？

毕飞宇：如果一个人写作只是为了满足自身，他对文学和其他艺术种类不承担任何责任，那么他也许能够创造出经典，也许不能。他可以将文学作为丰富人生、自娱自乐的一种手段，这是他的权利。反过来说，如果他必须要进入到艺术家的赛道，那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作为一名职业作家，我喜欢运动、打球、跑步，谁也不能来干涉我。可是如果因为我喜欢跑步、打球，我就跑到奥林匹克委员会，要求下一届奥运会派我去，人家是不能答应的。因为我完不了高强度的训练，也不具备参加奥运会的竞争力。所以小说交给我们专业作家写，而作为运动爱好者，我们就别去奥运会了。

凝神捕捉最当下的东西

羊城晚报：您现在的创作节奏大概是怎样的？

毕飞宇：我现在的创作节奏相对固定，差不多上午九点开始写作，写到下午两三点钟。如果精力好的话，剩下的时间就用来读书，精力不好时就晃悠晃悠，晚上遛遛狗、撸撸铁。但我每天都要有一段时间跟外部世界构成关系，哪怕是在健身房、在咖啡厅里和别人聊天。

我不能因为自己是一个小说家，就整天待在书房里工作，然后有意无意地让自己变成一枚“琥珀”，跟外界的空气完全隔离开来。你的身体必须要紧跟这个时代，跟外部的空气紧密相连、互

动。艺术家最不能干的事情就是让自己变成“琥珀”。

羊城晚报：对您来说，如今写怎样的作品是有意义的？

毕飞宇：我所书写的对象与我这个写作者同呼吸、共命运，血肉相连，这对我来讲有意义。我写作写了几十年，今年已经61岁了，但从今年春天开始，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好像一个全新的小作家在我身体内部诞生了。我每天写作的时候充满了生命的律动感和新鲜感，并不是我拥有了特殊功能，而是我本身变得不一样。今天的生活跟20年前、30年前的生活大不一样了，我不能活生生地坐着，在书房里闭着眼回忆，我要凝神捕捉最当下的东西。作家永远在不停地成长。

羊城晚报：近年来似乎以中短篇创作为主，未来还会继续长篇创作吗？对长篇创作会有惧怕心理吗？

毕飞宇：不要说现在，就是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每次写长篇都很害怕。写作一方面会有恐惧感，另一方面内心会有很强烈的推背感，往前的力量在推动、支撑着你。一个在写小说的过程中体会不到巨大推动力，体会不到无穷幸福感的作家，是平庸的作家。一个在写作的过程中只能体会到幸福，而感受不到恐惧的作家，这个作家更平庸，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面对的是什么。

写作是一件充满魅力的事情，它有无穷多的惊喜，但在惊喜到来之前，你要承受许多外人想象不到的煎熬、痛苦和恐惧。艺术家在进行创作时，大部分时候恰恰处于“内卷”的状态，自己跟自己较劲，好像就是这样。

羊城晚报：这次来到广州，您内心的感受是怎样的？

毕飞宇：我每次来到广州，都有一种在健身之前做完了热身的感觉。这块土地上的人给我一种强烈的印象——我是想动的，我想有所作为。这里会让你的感受变得更加敏锐鲜活，同时提醒你往更深的地方去想。

更本土、更国际、更时尚

大湾区美美与共，艺术节昂扬生长

文/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以下简称“大湾区艺术节”)将于10月16日落下帷幕。超100场精品演出、19场艺术展览、150余场公益演出及系列艺术讲堂……回顾本届大湾区艺术节，各类艺术活动为观众带来丰富多彩的视觉盛宴，提供了美美与共的艺术享受。大湾区艺术节也在不断探索和创新中再绘新图景，往更“土”(本土味)、更“洋”(国际范)的艺术节展方向昂扬成长。

底色擦亮，岭南文化传扬

本届大湾区艺术节，将岭南文化的底色擦得更亮。可以说，岭南文化是大湾区艺术节的“胎记”，也是大湾区艺术节的“根”与“魂”，而大湾区艺术节则是岭南文化在新时代创新性发展和国际化传播的“重要平台”与“放大器”。一个真正成功的大湾区艺术节，首先必须是能够深刻展现、活化传承并卓越传播岭南文化的盛会，以此为基础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本届大湾区艺术节深度挖掘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等岭南文化瑰宝，不仅有经典的粤剧、广东音乐等

非遗项目展演，更鼓励用现代舞、多媒体剧场等新颖形式重新演绎传统文化，使其焕发新时代的魅力。

艺术节期间，深圳原创舞剧《咏春》在深圳保利剧院上演多场，场场火爆。该剧创新融合了国家级非遗与岭南民俗文化，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咏春拳”“香云纱”为题材与展现形式，将这些元素融入剧中，并展现了舞剧精神与武术精神碰撞的独特魅力。由南方歌舞团创演的音乐剧《喜欢你》分别在佛山、珠海、深圳三城上演，该剧让素有“中华战舞”之称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英歌舞，以焕然一新的姿态跃上现代舞台。

除了舞台艺术演出，本届大湾区艺术节设置的多场艺术展览，也是对岭南文化的盛大展示。其中，主展览“粤港澳大湾区当代艺术展”集结了粤港澳三地39位艺术家的61件(套)作品，深入探讨区域历史文脉、生态感知与社会关系的精神图景。

大湾区艺术节不仅本土味浓浓，也“洋”气十足，越来越有国际范。俄罗斯国宝级话剧《叶甫盖尼·奥涅金》《万尼亚舅舅》，马修·伯恩版芭蕾舞剧《天鹅湖》，希腊国家歌剧院经典歌剧《茶花女》……纷纷献演，大湾区民众在“家门口”便能欣赏到这些国外的高水平演出。而本土创作的舞剧《咏春》、粤剧《红头巾》等文艺佳作，也通过大湾区艺术节的平台“破圈”“出海”，让优秀岭南文化传扬四海。

三地融通，艺术精品频出

岭南文化并非内向板结的，而是一种包容、融合的文化，它的内部就有广府、潮汕、客家三个文化分支。粤港澳三地在同根同源的基础上，各具特色：香港是全球文化交汇地，澳门文化是一种独特的中西文化融合体，再加上岭南粤地的深厚历史底蕴，形成了文化的优势互通、互补、互动。尤其是近些年来，粤港澳文艺精品生产和传播频繁、顺畅，大湾区艺术的大繁荣，不仅为大湾区艺术节增添了活



广东现代舞团2025年度作品《那时此刻》 广东现代舞团供图

力，也为大湾区文化共同体建构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本届艺术节上演的音乐舞蹈剧场《乐动·舞界》受到观众的追捧。该剧由星海音乐厅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共同出品，由著名跨领域艺术家曾文通领衔香港编导创作团队，携手广州交响乐团音乐家与香港艺术家和舞者创作。《乐动·舞界》总出品人兼总策划王冬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优秀艺术家的交流合作，不仅会促进像《乐动·舞界》这样的跨界艺术品牌，还会吸引更多的青年创作人才加入到艺术的创新、突破与融合之中，为大湾区的民众呈现更多高质量的优秀作品。

音乐剧《小说》粤语版在本届大湾区艺术节同样受到年轻人的喜爱。该剧的制作是一次跨越香港、广州、上海三地的合作。担任该剧粤语词改编和剧本粤译的著名作词人岑伟宗认为，这种合作不仅是地理上的跨越，更促成了表演风格上的有益交流，这正是新时代岭南文化大放光彩的体现。

广东现代舞团2025年度作品《那时此刻》在本届大湾区艺术节重磅上演。该作品以全新视角复刻80年代跨越30余年的标志性作品，体现出粤港澳三地联合创作的力量，共同构筑起大湾区现代舞生态的多元图景。

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特别指出，大湾区艺术节的本质是搭建了一座“文化共通、情感共鸣、发展共赢”的桥梁，它以艺术为纽带，打破地域与文化形态的边界，让大湾区“同根同源、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质从共识走向实践，为区域文化融合发展注入了不可替代的凝聚力与推动力。

业态创新，点燃消费热潮

与国内其他区域相比，粤港澳大湾区人口将近1亿，且更年轻化，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这得天独厚的优势，为大湾区艺术节提供了庞大的消费群体，同时孕育了更多演出新业态，满足不同群体的艺术需求，点燃文化消费热潮，谱

写大湾区艺术节的崭新篇章。

10月4日-6日，作为本届大湾区艺术节的精品剧目之一，由深圳市粤剧团制作演出的跨界融合新粤剧《决战之燎原》，以“粤剧+网游”的创新形态，备受观众欢迎。这部取材自武侠网游《剑网3》的剧目，由“梅花奖”得主彭庆华、李嘉宜领衔主演，在保留粤剧唱念做打精髓的同时，注入年轻化表达。该剧正式开票后仅15分钟票房就突破20万元，创下深圳市粤剧团票房的历史性销售纪录。开票当天，该剧迅速荣登猫眼戏曲艺术热销榜第一。该剧三场演出票房近70万元，登顶2025年粤剧艺术票房第一。看戏的观众中，年轻观众占七成以上，既有跨省“打飞的”而来的游戏玩家，也有身着汉服的粤剧新粉。

除了创新剧目频出，本届大湾区艺术节还推动了一批演艺新空间与小剧场的落地与升温，为大湾区演艺生态注入新动力。由珠影集团打造的“珠影壹号新空间”在国庆前揭牌运营，迅速成为广州文化消费新地标。在深圳，改造后的游轮“明华轮”以沉浸式演艺综合体的全新定位亮相，推出中国首部沉浸式肢体剧《交易人生》。该剧在国庆中秋长假期间场场售罄，成为深圳文化消费的“现象级”产品。

第五届大湾区艺术节即将落幕，但永不停步。它将立足岭南，面向全国，胸怀世界，进一步激发湾区文艺活力，为建设更本土化、更全球化的“人文湾区”注入新的能量。